



燿火錄卷十三

乙酉

冬十月己卯朔

大清兵取婁源胡海定後步六百里至廣信乞援於  
黃道周。嘆曰：君一致仕令耳，猶仗節若是，引滿酌  
之，立發援師。海定歸，私語人曰：黃公長者，願愛克厥  
威，奈何！抵家，與母張氏別，移家遠地，乃復出。時海川  
兵絕。

大清兵糧道

大清兵退海定復攻嬰源殺其所置官吏

李自成既死其將劉體仁郝招旗等以衆無主議歸何騰蛟率四五萬人驟入湘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人不知其來歸也懼甚黃躬宣即引兵還燕子窩傳上瑞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于左死于賊一也何避焉長沙知府周二南清往偵之以千人護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皆死城中益懼士女悉竄騰蛟與章曠謀遣部將翁大鵬等二人往接賊見心二驛迎入演武場飲之酒二人不交一言与痛飲之畢賊問來意荅言督師以湘陰禍小不足害大軍請即移長沙因致騰蛟手書招之

曰公等歸朝誓永保富貴。挖旗等大喜，与大鹏至長沙。騰蛟開誠接慰，宴飲尽歡，携泛軍牛酒，命張先璧以卒三第，馳射，旌旗蔽天，挖旗等大悅，招其黨，表宗第，蘭養成。王進才牛首勇皆來歸，驟增兵十餘萬，聲威大振。

靖江王將逼廣東，總督丁魁楚、飛章回中，即發兵西上。梧江叅將何兆寧、憲藏哨舟，以漁艇數十，溯流火攻破之。

唐王超擢西安知縣，伍經正為衢州知府，經正、安福貢生。

以李向中為尚寶卿。

靖江王既為何兆寧所敗，調狼兵，又不至，傍徨江上，所部兵皆小棹，丁魁楚以巨艦乘之一鼓而全軍盡殲。亨嘉與前鋒嚴天鳳等十餘人，駕小塘舟飛渡入。

桂林堅壁不出

甲乙史云、南京失守、丁魁楚即潛通靖江王、約期定、計下廣舉事、靖江果以桂林推官顧炎為相、因臨桂知縣史其文為大司馬、直抵肇慶、魁楚已拜福建隆武登極詔、隨架大砲、碎靖江舟、襲取其、載金銀珠寶、無美、其文、溧陽人、天啟辛酉進士。

南贛汀韶地界三省、有閩王控猪婆營賊、巢於簾子洞、出攻歸化縣、適兵部張應星奉使、其地與縣令華廷站固守、賊造天車來攻、應星以衝木禦之、賊退、守道于華玉率兵至、賊詐稱鄉兵、邀于路、廷站急持書告之、賊已出不意、邀擊、華玉下馬、雜稠人中、奔至城、門開、繼之、舟墮、臂傷、怒甚、責廷站不救、奪其印、委主簿俄文廟災、托詞修廟、助餉、括邑中金、殆其民之苦、道更甚于賊、華玉揭廷站于巡按、竟念東、應星亦飛章劾華玉、薄罰廷站、加銜候考、廷站字修

伯号淡思，无锡人。天啟七年举人。閩游月記

天車上如方柵，空四十餘人，下如車輪，數人推而前。高  
与城齋，生牛皮障其外，火不焚，鏃不入。西賊最狠，  
投餽，然有四圍而無上蓋，城上飛石瓦礫可擊。衝木  
大徑尺，上如丁字形，旁有支耳，繫索置堞間，使數人  
守索，候天車近城，數尺一呼而上，則棟摧輻折，賊車  
逼城，必發矢砲守者，以圓牌架隔，方可用力衝木。賊  
初以急聲恐喝，近城則矢砲密發而炮發，忽反風擊  
車，城上瓦石交下，或中肩或傷額，賊遂棄車走。

李自成兄子，遂改名錦，同諸賊帥奉自成，高氏及高  
氏弟一切驟至澧州，言於乞降，衆号三十萬，遠近大震。  
堵胤議接之，督師何騰蛟亦馳檄至，胤錫乃躬入其營。  
胤誠慰諭，稱詔賜高氏命，胤錫一切蟒玉金銀器，擄其  
軍皆踴躍拜謝，乃即軍中宴之，導以忠孝大義，數千言。  
明日高氏出拜，謂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別部田  
見秀、劉汝魁等亦來歸，一時增兵十餘萬。  
李自成衆數十萬，悉歸何騰蛟。上疏，但言元兇已除，  
稍洩神人之憤，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己功。

騰蛟疏云、聞賊李自成、果被鄉兵殺死、臣接劉體仁、郝搖旗於湘陰、接袁宗第、蔣養成於長沙、接王進才、牛有勇於新墟、无不眾口同辭、營內晉豫子衿民隸、亦无不眾口全辭也、張參將久駐湘陰、郝搖旗現在、臣標時、道聞賊死狀、嗣後大行凶、臣至勦擒道阻、音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今賊首誤死於鄉兵、而鄉兵初不覺也、使鄉兵覺其為闖逆、氣反不壯、未必遂能剪滅、而致勢又之文加、為千古大快也、今而後、逼君破都之氣焰、遂成鳴豕、歾鬻之肉餅、亦可以謝先

帝矣、自闖逆死、而闖逆二十餘萬之眾、初為闖逆、悲號、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縶索于臣、闖逆若不死、此二十餘萬之眾、偽侯偽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空拳徒手、操縱自如也、

唐王得何騰蛟疏、大喜、告廟、晉騰蛟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加堵盾錫、兵部右侍郎、益右金都御史、總制李錦、諸軍、手書獎勞、授錦御營右部左軍、高一功、右軍、並掛龍虎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切名必正、他部即封賚有差、號其營曰忠貞、封高氏

貞義夫人賜珠冠綵幣命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嘉  
獎甚至高氏諡錦曰汝願為無賴賊願為忠臣耶錦曰  
何謂也曰為賊無論既以身許國當愛民受主將節制  
首死無二吾所願也錦曰諾能錫遂與赤心等深相結  
倚以自強然赤心書疏猶稱自成先帝高瓦曰太后省  
錫不能止也已而表宗第劉裕仁諸營先歸騰蛟者亦  
與赤心合衆益盛錫以勇糧難繼令散處江北就名  
帝勅裕云朕念赤心昔日托身非所乃令翻然悔悟  
竭奉中興雖名臣必待真主亦賴其有賢母而端慈

訓也、提督接連章報其至誠歸戴已掛印封侯、俟朕  
駐蹕武昌、然後面賜鉄券、再允督撫之奏、欽旌母德  
之貞、爾以善教為慈、赤心以遵母為孝、慈孝既萃于  
爾、以忠義必恒于功業、特賜爾封、給與恩詔、仍着有  
司暨坊、勅文用淑贊中興、躬廷風標、万万方、爾門芳留  
百世、皇后聞之、再三嘉歎、面請加恩、賜爾珠冠一頂、  
表裏四疋、令與遠被、以顯恩綸、爾高氏當時以大義  
訓赤心、俾其一德昭良、於終始、全恢江省、立復金陵、  
一統成功、爾子拜骨於奉天殿、爾身奉恩于坤寧宮、



史冊昭然、豈不偉歎、尔母子其欽承朕命

唐王疑李自成死未實、何騰蛟言自成定死、身首已糜、  
爛不敢居功、因固辭封爵、不允、令督師規取江西及南  
都、騰蛟慮李錦跋扈、忌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甚恭、  
高氏悅、戒其子毋忘、何公錦自是無異志、時降卒既衆、  
騰蛟以舊軍參之、乃題授黃朝宣、張先璧為提兵官、  
與劉承胤、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及董英、馬進  
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竝開鎮湖北、時所謂十  
三鎮者也、永忠即郝招旗、唐王賜名英騰蛟中軍、志建則故  
巡按劉熙祚中軍、餘皆左良玉舊將也

特授攸縣舉人劉自燁翰林院檢討自燁為何騰蛟  
賚奏至騰蛟力薦其才召對稱旨故授是官以為騰  
蛟德時詞林中一榜惟自燁一人

黔國公沐天波以高其勳為參將守武定其勳字懋功  
襲馬龍所千戶舉武鄉試為黔國公標下中軍

德安郭賢探起兵克德安遂破建昌所部高長子私  
款於

大清執賢探以時  
大清方議格局釋之

馬士英與方國安同鄉素相善因匿其軍中阮大鍼至  
則掀髯抵掌日夕談兵國安為之傾動而士英以南都  
之壞半由大鍼而已居首惡之名由是頗相矛盾

有方端士者懷寧人與國安聯宗為其記室至是以  
僉事銜管江上提塘事台州推官潘映婁奄黨汝禎  
子在台激變奪杭請命除亂值

大清兵至遂投誠補杭州同知其家屬留台者悉匿  
端士所杭越書信往來不絕大鍼與映婁氣類也由  
是潛通降表于北且以江東虛實啟聞在江上為北

間諜者哉一年而越人不知也後

大清錄用降官有阮大誠投誠獨早之語蓋指此也  
吾必奎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國公沐天波檄  
石屏州土副總兵龍在田寧州土知州祿永命協討之  
金滄道楊畏知督土漢兵擊擒必奎遂復楚雄畏知寶  
鷄人

畏知字介甫弱冠舉鄉試第一官金滄道攝洱海道  
事  
大清李成棟督兵渡海攻宗明不克引還

初六日甲申唐王招米壽圖右僉都御史巡按貴州  
掌都察院吏部尚書張肯堂請出募師由海道抵江南  
倡義旅而王由仙霞趨浙東與相聲援王加肯堂少保  
給勅印使宣從事撰文選郎中朱永佑為吏部右侍郎  
福州推官徐孚遠為兵科給事中從行二人皆肯堂同  
里人也鄭芝龍陰沮之不成行

吏部郎中趙玉成與肯堂同籍疏言臣等生長海濱  
請以水師千人泛海道直抵金山襲取金陵以迎陛  
下計陛下陸行期同會於金陵帝大喜亟勅芝龍造

取芝龍笑諾、會有疏、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遂不果。

擢泉州知府、郵式金為興泉道、式金見事不可、為請告去、式金、益錫人、崇貞十三年進士。

命兵部主事徐州、彥頌詔于四川、州彥、重慶人、初為光澤令、以貪、呈下、批、帝宥其罪、授以駕部、捧詔往四川、

贈川撫陳士奇、兵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遷林、菌友、金都御史。

雲南土司沙定洲、據會城叛、定洲王弄山、長官司沙源仲子也、先是、吾必奎叛、沐天波勅之、調定洲、沱征、定洲不行、出怨言、會奸徒、饒希之、余錫朋者、通天波、令、吾必奎、錫朋常出入土司家、誘點府、富盛、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嘉、諸人為內應、既定洲入城、辭行、天波以家諱、日不視事、定洲謀而入、焚劫其府、天波聞、變、由小竇遁、時、寧州、祿永、命在城、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為定洲誘、已、殺之、天波之母陳、妻、焦、皆走、城北、焦謂、姑、曰、吾與、姑、皆命、婦、可、陷、賊、手、乎、舉、火、自、焚、死、定洲、遂、據、

黔府盤踞會城劫巡撫吳兆元使題請代天波鎮滇傳檄  
州縣全省震動祿永命與石屏州龍在田俱引所部去定  
洲夷弟氏一作范氏本江西寄籍也淫而狡嫁土知州晉名聲一作  
昇名聲死改嫁定洲名聲有子服遠與弟氏分案居定  
洲誘殺服遠併其地

萬氏美而艷有奇力且多智而不好靜日引名聲振  
旗鼓掠勇壯以為兵稱亂滇南朝廷為之耗餉者貳  
二十萬院司道奪職者不可勝計惟怯債帥殞命革  
逐者數十百人及名聲將敗棄之去執宦慶府土司

沙定洲曰惟我与爾可為夫婦定洲曰我自有一弟  
曰請出我与之妯娌稱呼三言未畢舉刀砍之定  
州懼遂与為夫婦悉遵其約束教訓蓄養闢土開疆  
嚴号令以賞罰遂為滇南土司中富強第一  
蠻司合誌云晉民昇為弟氏狡而淫選部下壯而美  
者更番侍帳中會沙源与民昇結來其子定海定漢  
定洲皆与弟通弟居于沙氏兄弟中擇其一為婿而  
媾定海定漢推魯駕言聞其兄弟名曰天定而弟配  
定洲飲定海定漢醜殺之

初沐天波以復楚雄而力不追思調工司強有力者以克之素因沙定洲驍勇令符調之定洲遂欣然傾洞而來圍楚雄殺吾必奎以首級誌天波大喜以金帛重賞之定洲請夫婦入府謝恩天波陞座兩榭設儀仗鼓乐旗幟愈營炫耀定洲夫婦三叩畢直趨上殿出月飛舞格殺左右數人侍衛俱逃散天波速奔入內定洲弟氏追之入殺男女不計四五百人天波踰墻走弟天潤二遇害弟氏遂移柩府內藏蓄統轄未死內寺姬妾儼然中間定洲整宮陞座巖天波冠

裳稱沐府新主已有趨鋪拜賀供其調遣者矣先是定洲解功時已分兵潛伏城垣至期並起定洲即遣就黨典守城關盤詰出入守令仍許照舊時沐府富厚敵國石青硃砂珍珠名寶落紅琥珀馬蹄紫金裝以篋匣每匣五十觔藏于高板庫共萬二千五百篋他物稱是八寶衣靴織布四十執定洲將天波數十世蓄積日夕輦運洞中沐府為之一空蠻司合誌云定洲劫沐府時弟居阿迷問之曰吾家當為此賊敗矣謀至者執定洲投誠既至見定洲揚

揚鹵薄出警入蹕建旗盡晨夕加鼓与王侯等乃大喜问天波所在因决策追之

御史林蘭友疏陳仙城醜亂激變賊黨聚眾焚劫事唐王曰仙邑壬午之寇由邑令殘酷署官貪黷豈惟仙邑古今天下之亂那一非守令不肖所致據奏李芳馨之暨旗群盜之響應禍始於無良胥役縣官豈能無罪除縣官有無贓跡實際別議外今當先拿猶胥以脹潢池之心次部署官兵以為戡亂之用

馬士英方國安率眾渡錢塘窺杭州

大清兵擊敗之溺江死者無算士英國安乃聚眾東趨山杭州朱栲范村等處所在肆掠

國安引兵攻富陽拔之一軍屯金村嶺一軍屯朱栲屯朱栲者國安兄子元龍領之号漢營大總有兵數千舡五百艘沿江列營起朱栲至轉塘口延褒里許時嚴州木商因亂遁去大木蔽江而下國安取之因便列柵石倚江左距山首尾相射腹中列舟艦石木譙如却月形勢甚堅固部將方元科引兵走六和塔

覘視地形值

大清游騎出谷口倉卒搏戰射殺一人馬二匹明日以兵數千出

大清兵出清風亭大戰縱騎張左右翼衝之國安兵大敗又明日

大清兵自六和塔薄國安營國安開柵縱兵六殊死戰復敗中夜

大清兵分爲二以八百騎走清風亭以五百騎走橫山繞出國安營後國安既不設伏又無斥堠平明敵

兵覆之卒惶急據柵發砲風迴火猛系箱震裂守卒披靡敵兵乘便子柵逼柵以國安拒柵力戰自晨至晡敵兵登妙高山遙望國安營中有石牆如白練當柵中立遂當牆發砲牆立傾一將大呼馳入百騎繼之國安兵大亂奪舟遁去

王嗣槐

大清兵追躡馬士英斬其兵五百級於姚

督樊一蘅命楊展馬應試取嘉定邛眉故摠兵官賈連登及其中軍楊維棟取資簡侯天錫高水佐取瀘州李沾春于大海守忠浩其他據城邑奉征調者洪雅則



曹勛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監軍僉事。居天顏，夔  
弟則譚弘譚誼，一衛乃移駐納溪。居中調度，與督師王  
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張所忠懼，盡屠境內民  
沉金銀江中。大焚宮室，火連月不滅。將棄成都，走川北。

金聲江天一至江寧

大清內院洪子疇，詣降備至。天一朗誦莊烈帝諭，祭  
承疇文，承疇怒，命先斬天一。聲終不降，亦斬之。十月

八日也。年四十有八。詣祭承疇文，聲奉勅撰。

汪琬文類云：天一至江寧，縉者不問天一，昂首  
曰：我為若計，若不殺我，必復起兵。遂牽出通濟門，  
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坐而受刑。

洪承疇、蔣殺金聲，既死，屍猶直立不仆。比承疇還，  
署見聲儼然危坐堂上，承疇大驚，入內，恍惚不敢

出者數日

吳國禎余元英程有功隨金聲同日死僧慧源閩著  
倫生未常識聲為奔走市棺殮聲併殮四人  
金聲女及范少為尼者同訃俱自盡

江陰破後任源遂逃入太湖已而往來山中審各若  
皆無成功者久之不能悉沒出就呂氏於青山柵與  
大清兵戰方酣而呂潛遁源遂被執不屈死源遂空  
與人死時年二十五其兄元祥求其屍歸葬之侯方  
域為作傳

十四日壬辰

大清兵出江上魯王總兵方國安嚴陣當之張國維  
李部兵接應王國斌趙天祥鍾繼

大清兵大敗回城追至草橋門下疾風暴雨驟至火  
砲弓矢不得發遂收兵一兩數日士氣大沮

唐王以吳貞毓為吏部文選司主事貞毓字元聲宜興  
人崇貞十六年進士

原任兵部郎中王期昇御史彭遇賜至行在王如期  
昇總督遇賜金部御史大學士路振飛曾擢封還內

降渭遇颺降賊而南。依附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閭閻。以至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宗室盛激。稱通城王。居然帝制。派餉賣割。強奪民女。乃兩山百姓不宥而逃。入閩。皆不可用。臣等非有私隙也。王乃心。大清兵攻吉安。徐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大清兵退屯峽江。

魯王拜孫嘉績東閣大學士。

張鵬翼感魯王知遇恩。願以中興為己任。每戰身先士卒。多所斬獲。命鎮守徽州。

唐王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諭浙東魯王兵部右侍郎熊汝霖。出檄嚴拒之。

初監國大學士方逢年密奏監國。請與福建合。監國是其議。而浙東諸臣多通閩。惟張國維不附。至是。頒詔至。諸臣爭以應之。監國不悅。下令返台州。士民惶。國維在江上。聞之曰。國當大變。此為高皇帝子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共復國仇。成功之後。入閩者王。此時未可安上下也。即星馳至紹興。安撫臣民。上疏福建曰。監國當人心存散之日。倡集乃勞。一旦南拜。

正朔猝然有變。恐鞭長不及。吾亡遠矣。悔莫可追。攀  
龍附鳳。誰不慕之。此在他臣則可。在臣則不可。臣等  
臣也。豈若躬秦慕楚之客。有左右其間。却熊沈霖等  
亦曰。吾知奉吾主上而已。不知其他。遂不奉詔。中藻  
廢然而返。

徽州既失。上祖德駐華陽。麻三衛駐務亭。他蜂起者有  
十餘部。有徐淮者。部署之。合宣城吳漢超。連句容溧水  
高淳溧陽。汪太平諸縣。每戰三衛執大刀陷陣。  
大清兵營木城於錢塘江北岸。

永寧王慈炎招連子峒。士兵數萬。復建昌。入撫州。行  
贛。間峒賊有四營。張安允驍勇善戰。四營之一也。慈炎  
招降之。以其兵復撫州。唐王賜號龍武新軍。

汀贛峒賊數萬。時出剽掠。百姓苦之。其首領為蕭陞  
閻。號閻羅。控自分四營。故又名四營頭。其前左營  
最強。張安前左營之一營也。驍勇敢戰。久有歸心。意  
永寧既為王禮忠所敗。走寧都。遂入粵。招蕭閻兵。閻  
與復先一日。蕭陞閻控夢紅日臨門。日中而永寧王  
至。以為吉徵。遂與同事。永寧同張安提兵出湖東。與

敵遇屢戰屢捷遂拔揚州及進賢上疏報捷賜張安  
軍名龍武新軍羅川王系兵來合約分道恢復江省會  
龍武兵與羅川兵爭舍羅川亟出止之流矢中其喉  
而卒永寧以糧餉不繼棄進賢守揚州  
唐王以尹民興為御史

二十日戊戌

唐王命林蘭友巡按江西敕書諭之曰爾此行著顯  
破情面明豎擔當大展忠猷令人指之曰如此行事  
方是中興之驄馬如此激揚方是天子之法臣爾是  
朕親簡之臣爾之不善即朕不悅爾之有為亦朕善  
用江民憔悴於貪政久矣切切以朕先教後行先情  
後法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必杖大貪必殺真能  
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人君耳目之寄根心而行  
休說謊話至論切論想着記着

吏部左侍郎王志道進本朝實錄

唐王每切責廷臣怠玩路招飛回進曰上謂臣僚不改  
目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  
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強言之好而未收聽  
言之效喜怒輕發号令屢更見群臣庸下而過於篤責  
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有所長者皆臣所甚憂也  
其言世中王短云

特禁雲山禪寺僧宗法聚眾建齋拜禮诸天菩薩寶  
號

金聲既敗温璜嚴兵自守郡城資謝以門詰璜趨歸村  
舍語妻茅同死妻無難色乃匿幼子於他家而急呼長  
女起於方寢問何者曰死爾女即延頸就斃未絕復及  
之茅整衣卧璜截其喉有頃呼曰未也再及而絕璜書  
遺令訖即自刎越日魃遂絕粒五日兩手自拱其創乃  
死

璜臨命索筆書百餘字略曰世受國恩惟以死報妻  
與長女俱已殉難幼子季女如其不宥即並殺之北  
帥憐其忠瘞之水陸寺旁所遺子女徽人畜之後送

歸其家成仁錄

吳應箕被獲慷慨就死

應箕之死當路大臣作露布著以殷頑之目其文章散佚時人有見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陽羨陳定生藏其樓山堂集命侯方域序而行之

大清兵乘間復取寧州乘勝攻奉新許文龍先伏火槍於上坑嶺

大清兵遇伏而敗

唐王命揭重熙以考功員外郎兼兵科給事中從大學士傅冠辦湖東兵事用大學士曾櫻薦也

大清兵進勦方國安水師數萬其殲馬士英擁殘兵欲入閩唐王以其罪大不許

鄭芝龍素善士英以為士英不即叛降而亟求太祖子孫而立之一念可嘉帝下其議于廟堂廷臣議云士英蠹國債師禍延宗社擅權納賄怨結生靈養私兵以致寇為亮暴於國門擁天子以出奔遂賣君於中道由昔言之悞我聖安皇帝悞我慈禧太后蒙

塵播遷罪在天下。當為天下之所共誅。由今言之。不奉陰武之朝。不請藁街之罪。矯虔狼戾。罪在興物。當為與物之所共誅。今江右有馬兵象兵。皆云滇南遺孽。湖東有惠望相金聲桓。亦舊與奸輔。閩通士英。若能圖功自贖。以黜人叔。滇兵為功甚易。以馬兵叔象。賊奏效非難。僅有桑榆之勲。畧寬銜轍之路。亦諸臣所以曲辭天心。弘開法網者也。帝以為然。勅禁各關兵將毋得放逆輔馬士英入關。

黃蜚既死。餘眾聚洞庭西山。擁楚藩通城王盛。激行大將軍事。而山中無糧。軍政不立。所恃者徐雲龍而氣已喪。城中聲言大兵將下。西山遂縛同事蔡象坤以獻。

大清巡撫土國寶殺之。吳兆勝統兵至西山。受雲龍降。安撫而還。

魯日王督師熊汝霖與

大清兵戰。屢敗。入海寧。募兵萬人。

唐王敕上游巡撫吳春枝。速移駐邵武。以確虔中消。



息時傳聞虔按李永茂先具舟移眷屬駐粵東境  
且與軍民不協訛橫日聞宣言寇至之日及戈相向  
崗臣林次楫朱繼祚蘇觀生密言於王令吏戶兵工  
四部會議虔事吏部尚書張肖堂為之疏辨尋得  
溫旨

十一月己酉朔唐王予傳鼎銓知府銜赴贛州軍前自  
効鼎銓字維衡按州臨川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官翰  
林院檢討京師陷鼎銓出謁賊及賊敗南還至是曾櫻  
薦之於王以其降賊命沒軍自効

敕吏部云方今中興事重以務繁多惟舊輔袁景昉  
受簡先帝敏慎宏亮才堪救時舊輔高弘圖直道壯  
節望重具瞻即著該部補本起用仍著中書舍人陳  
翔遵旨敕聘

以何九雲為翰林院編修九雲字景悌粵江人癸未

進士選庶吉士大司空喬遠之子久行俱優王北無  
初其從逆家臣勇楊疏薦之有旨九雲名家子弟有  
品有學兩京日期甚明何得一概牽詆即着滿洗冤  
情速令前來供職纂修烈廟實錄不得再有託陳  
不許人言再為誣讒

召對闕縣八十五歲老人周良屏於便殿訪地方利  
病良屏詳對稱旨

考選推官周之夔御批對策云之夔其作畢竟是老  
作家學識多到尤堪詞林之選即授翰林院編修

初四日壬子冬至唐王行郊天禮于南郊鄭芝龍鄭鴻  
遠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疏言禮莫大於郊二勳臣  
不陪祀無人臣禮當正其罪王獎其風節命掌都察院  
事

郊祀之時風和星燦祝文昇天帝大喜郡臣皆加恩  
一級

大清兵龍海川各營俱潰胡海定被執臨刑首既殊  
僵立不休門人揭鼎回死家以他德免於難

唐王召李永茂為兵部右侍郎以張躬誕代永茂甫任

事擢弟元吉為兵部右侍郎、並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湖廣諸軍、召弼、純還。

永茂即丁艱去。

帝遣督撫鎮至浙、更易浙官、衆遂大譁、魯王御史李長祥請自統兵往戡之、福建所遺官俱逃歸、閩浙遂成水火。

初六日甲寅、唐王墜、熊用元左僉都御史。

止祖德、麻三衡等約諸部共攻郡城、不克、沈壽堯陣歿、祖德退還山中。

大清兵攻拔其砦、被執磔死、其子亦死。

三衡戰敗、被獲死、去祖德之死、越四日、同時號七家軍者、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亦皆死、三衡臨難、有云、怒衝千丈髮、笑擲百年頭、傳誦者壯之。

大清王得仁破安仁貴溪。

貴溪舉人畢貞士先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  
拜祖塋觸樁柱死

初九日丁巳唐王復張居正錦衣世廕授其曾孫同敞  
指揮僉事同敞在崇禎十三年請復武廕授中書舍  
人十五年奉勅慰問湖廣諸王因令調兵雲南未復命  
兩京相繼陷走詣王上念居正功授職尋奉使湖南  
召對溪溪王并諸子及奉新王四姪

大學士楊廷麟清王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浙中諸  
將請幸衢州原任臨清州知州金堡陞見言騰蛟可恃  
芝龍不可恃急宜棄閩幸楚王大喜即授堡兵科給事  
中

僅入關奏姚志卓戰功且言今時天子宜為將不宜  
為帝湖南有騰蛟新按諸營皇上親入其軍效光武  
駕馭銅馬故事此皆戰兵可用中興天子須以馬上  
成功若夫千騎萬乘出警入蹕之儀盡可去也帝大  
喜語廷臣曰朕得金堡如獲至寶即授給事中堡以  
守制固辭請勅印聯絡江上義師以出堡字衛公號  
道隱浙人

追謚學士陶安為文端少卿李習為忠恪後內閣中  
書舍人陶光翔請也

總督丁魁楚檄思恩叅將陳邦傳等襲桂林

靖江王令孫金鼎工潯州催兵應援遇叅將陳邦傳  
等奉調勤王率師東指邦傳與金鼎為兒女姐金鼎  
以為應援有人矣乃告以靖江敗衄狀邦傳宴之時  
叅畫胡執恭毛可求同席酒半起更衣邦傳密語執  
恭曰靖江無謀動取敗衄我等若少依違禍不旋踵  
矣幸金鼎自來送死乘此擒戮以邀大功何愁不富  
貴耶計定復即席醉而投之水仍取其屍擦灰包紮  
即傳諭各軍易勦逆旗幟解功至梧州廣督丁魁楚

大喜叙以首功官征蠻將軍協同東師前赴桂林

何楷知不為二鄭所害連章請告去途遇賊截其一耳

乃芝龍亦使部將楊耿也

帝欲出全楷允其回籍俟再召漳州破楷遂抑鬱而

卒

十二日夜申唐王以貪吏虐民誅建陽知縣施燬邵武

知府吳收燬

一作收燬推官朱健人稍惴恐

施燬以貪酷被劾帝痛國事之壞皆由守令以貪失

民心乃殺貪吏數人以警其餘燬為奸胥摘發亟以

問官挾仇羅織坐誅燬字火然号嘉峪湖州人崇禎

十六年進士燬燬六湖州人南畧云兵科金堡疏激

陰武賞罰不別殺同鄉施燬吳文燬二人之畏之故

有虎牙之目

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適南安王入境訛傳北兵

至倉皇返郡即潛遣其孥出城知府吳焯繼之百姓有爭門死者實未有兵也健無以自解乃揭焯倡逃併其平日贓穢狀焯燁亦揭健帝并逮至焯燁論斬健棄市勛輔以下皆為申救不取卒誅之以李長倩為戶部尚書

十三日辛酉

帝冊立皇后曾氏

后性警敏讀書通文有才能凡

兵馬錢糧悉能記憶人才賢否辨若列者當在高墻時備嘗艱苦每以上食作枕草薦為褥毫無怨言且早暮勸帝無憂自有昭雪之日帝病篤后割股療之先帝降后表揚賢孝后又具疏為帝鳴冤謂鄭藩謀為不軌尚蒙寬宥復爵加祿氏夫父仇預奏於五年之前出城未離于封境之內孰輕孰重較論易明草廢四年身經九殞議貴議親會典具載以是帝后

且憚之宮中無二妃孤身南來鄭鴻逵以美人十二  
所隨居官衛至是后至行在依典禮冊為皇后  
詔曰朕惟乾坤合德風化之方圖攸在日月儼辟生  
物之健順示章自古君必立后所以承祖廟裕後昆  
建極於萬方者也朕賴文武臣民不忘高皇帝法津  
勸進紹統中興於閏六月之二十七日卯時即皇帝  
位於天興府南郊恭即祭告祖宗謚唐國高曾祖考  
四代親上洪號後即于是日謹遵祖制欽命朕元妃  
曾氏為皇后於宮中頌念時事信德冊寶冠服未備

同朕登極之日雖加中宮之稱然立后大典朕亦何  
敢草率而行於是申令禮部爰稽舊章擇吉於今日  
辰時朕親御冕衣祭告天地祖宗御殿遣差勳輔大  
臣平鹵伯鄭芝龍持節定鹵侯鄭鴻逵內閣輔臣蘇  
觀生朱繼祚各持冊寶冠服立元妃曾氏為皇后即  
於是日追封后父江西南安府、學生員曾文考為  
吉水伯后母何氏為吉水伯夫人皇后自九齡作配  
朕躬荷蒙毅宗皇帝於崇貞五年六月初三日遣官  
楊武侯薛灑兵科左給事中許之蓋持節捧冊寶勅



朕為唐王、皇后為王妃、同日拜命、十餘年來、皇后忠  
敬、貞淑、與朕同喜修行、朕性時有子剛、皇后婉贊、補  
益知多、至同困苦八年、割股再延朕命、皇后之賢、遠  
不愧於高曹、向孟、近無忝于孝慈、祖后、朕今恭承天  
叙、明運中興、朕為天下報祖之君父、皇后為天下忠  
君之母儀、朕托內範于法宮、并示懋軌於億兆、傳不  
云乎、陰陽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皇后其明  
敷五教、播訓三化、四海同遵王化、萬方共仰皇風、率  
夷隨唱、稱朕慈孝、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帝性本儉朴、以後至行在、遂大興工、作擴搆宮殿、庀  
匠皆用、資金開織造府、造於鳳袍服、后下辭服、亦皆  
織於鳳、帝每召對奏事、后於屏後竊聽、帝回宮、與  
決進心、亦聞奏章、或送中宮代批、時有二聖之稱。

十四日壬戌

百官進賀中宮表

百官命婦進賀中宮禮官引進佇立宮外候駕到鳳  
輝堂升座請旨乃允進宮於內勤政殿依序行一拜  
三叩頭禮名曰拜殿才到內太和殿躬見中宮一二  
品賜宴三品賜茶四品以下免待

大清兵陷寧州許文龍死之  
文龍相距三閱月城  
中糧盡退保界首砦張猶龍逸去文龍遂被擒語  
不遜殺之

朱天麟見鄭芝龍跋扈乞假去

芝龍威權日盛何楷朱天麟皆以迂鄭氏去有密告芝龍攬權者帝輒責芝龍怒佯以謝事帝心知芝龍不可恃無以制之不得不留曰此非朕意乃某人言也芝龍卒中傷之於是帝孤立於上左右皆鄭氏人矣

禮部主事吳鍾憲請首克南昌選鋒銳進晁為上策倘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往度非時且人力舟車俱有未便王然之

唐王下詔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首輔何吾驎隨營以曾櫻鄭芝龍留守司轉餉鄭鴻逵為御營右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

鄭芝龍知不為眾所予不出關云以弭眾心乃與鴻逵新兵各數千號數萬渡江

拜熊用元東閣大學士隨征以胡上琛署都督僉事充御營提兵官召義烏知縣袁大鵬為兵科給事中從行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崇禎十三年進士

改都察院為唐王府西察院為鄧王府命唐王監國

鄧王協守

中宮慈旨命司禮監覓女厨十口務要選擇精潔婦女用價平買不許勒騙王却之曰不可失朕大信朕寧自苦以慰民心

蘇觀生數贊王出師見鄭氏不足有為事權悉為所握請王赴贛州經畧江西湖廣王乃議遣觀生先赴南安募兵

帝親祖送之

敕浙東巡按御史郭貞一賑恤驛遞曰祖制地方設立驛遞原為上下通達道路流貫血脉事關非細近日文武諸臣忠上之心既微恤民之念更短累我百姓苦窳驛官先帝屢下明禁諸臣欺蔽相仍今日殘疆驛騷尤甚朕所痛悼溫處徭之免應副已奉明旨

其金巖銘寧台五府。亦當一辭。思恤非是。緊急軍機。一切不許。應副。如有抗旨害民三尺。具在。該接。惟體。以蘇吾民。

諭兵部尚書郭必昌曰。朕自登極以來。諸臣未有催發事件者。今始於卿見之。其見慎重。閔切。朕心嘉悅。每日文書甚多。俱經朕之手。眼方行。此後卿部凡有緊要本章。即于封上。搭一紅簽。上書要本。乞速批行。六字。庶即先批。發卿切記着。

魯王贈夏允彝左庶子謚文忠

十五日癸亥

唐王於午門外。以親征事。祭告天地。駕回陞殿。行常朝禮。

水軍都督周崔芝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濟之。存衛秦之存。楚望之。大將軍悅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餘財足以供大兵。駐中華數年之用。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十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玕玩好。以悅之。

唐王以林望為御史

魯王進錢肅不右副都御史時王之仁方國安等並加封魯其兵實用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而肅不兵資富室助餉不能繼恒缺食

方國安進封荊國公王之仁武寧伯一作寧國公張鵬翼永

豐伯鄭遵謹義興伯

授張國維子世鳳平敵將軍

唐王以姜一洪為吏部右侍郎一洪字開初會稽人弟曆丙辰進士歷官廣東布政福王立推太僕卿不赴

魯王命廷臣會議兵餉初孫嘉績熊汝霖倡始建

義然皆書生不知兵迎方國安王之仁至拱手而授

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街卒里

兒則自領之方王既自尊反惡孫熊之叅決於是分

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

餉以方王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田賦所出義餉

勸助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

兵支某邑義餉也至是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

殿廷諱然戶部主事董守誦面奏分餉分地非是當

以一切正供全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  
給之先所謂義餉者雖有名不可為繼戶部主事邵  
之晉議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  
王藩以金華歸閩部以五府歸方藩而方王終不可  
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方藩同分義師或散或留  
聽其自為徵勸於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不  
數百人而已

十六日甲子

唐王祭告太廟

吏部主事王兆熊舉十義士林化熙張倫黃和先姚  
毓雲梁春暉張伯孝姚毓震薛瀆陳邦良陳洪謨往  
富室大家倡義勸輸王以國用不足從之并諭十人  
當錄王兆熊孝為國真誠不得一毫錯負功成日洗  
優議叙

十七日乙丑

唐王禡祭

命工部造大銀斧鉞四把柄端龍頭柄末龍尾鉞端  
龍口吞珠柄纏金龍其長五尺并造令箭三十枝備  
親征用又造寶纛一中繡文曰天子之命  
諭戶部尚書李長倩曰大軍飛輓方亟中興事業尤  
仗轉輸該部一力擔承以副倚畀至意



十八日丙寅唐王築壇西郊行推轂禮鄭鴻逵出城馬  
蹶仆地及王誓師方授鉞大風起壇前燭亦滅

王駕出洪山橋餞鄭鴻逵鄭彩躬環甲冑登壇授鉞  
鴻逵奉諸將士跪聽王命叩頭畢遂按部伍建旌旗  
鳴金鼓揚兵就道執鉞官在先鋒前行王乃解甲冑  
御翼善冠袞袍回駕是日方授鉞而大風雨猝至  
吹臺上下懸匾墮中鉞柄折為二太祖神牌亦倒三  
軍失色而先鋒啟行沒有墮馬之兆

十九日丁卯

曾后既五當謁宗廟按會典皇后將謁宗廟致齋三日齋滿皇帝先遣官用牡牢行事告以皇后將祇見之意王曰遣平鹵侯鄭芝龍恭詣太廟宗廟行禮授黎遂球兵部職方司主事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啟丁卯舉人崇禎初宗伯陳子壯薦詣朝不果用及聞燕京陷捐家產鑄紅彝大砲三百位將趨南京聞長江不守乃歸

二十日戊辰

皇后尊氏廟見

特授鎮江諸生錢邦芑御史。帝特重風節喜文字

收羅名士以破格用人。邦芑上書得當。帝意即實授

御史而入闕言事者紛紜。輒以口舌得官。近于濫矣。

贈邵捷春兵部左侍郎。予祭葬。時捷春長子明俊上

疏鳴情。特加贈。卹明俊。助餉銀三千兩。王錫以金

匾曰義冠閩臣。拜官武選郎。論吏部曰公道。天地之

元氣。無時不流。注于支間。惟在朝廷則治。在中野則

亂好惡合則安。是非分則危。朕覽卻授春按蜀群情  
號呼事節。為之愴然。雖近來飾說紛紛。究竟真偽難  
昧。奏內捐助三千。并求雪父冤。雖孝子之用心。豈在  
今之通義。卻授春若情真罪當。則雖百萬未全。豈可  
翻業一字。若實蒙冤。則朕為天地神人之主。而後百  
世之公道。亦朕分所當為。况近事乎。况明臣乎。

四川巡按耿廷籙未赴。而沙定洲作亂蜀地。亦其失遂  
止不行。

三十日戊寅。唐王加楊廷麟兵部尚書。益東閣大學士。  
賜劍。便回洪事。

以劉同升按南贛。從楊廷麟請也。

帝擢同升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同升以守制  
不受官。

勅諭內閣。陳燕翼既改翰苑。朕躬監國。登極數月。以  
令全無記載。後世何徵。即着燕翼專理中興史職。同  
協理史事。劉以修輪直和衷堂。與聞機務。以便編摩。  
即日傳行入直。

以太常卿曹學佺署翰林院事國史總裁專設蘭臺館以處之

吳春枝糾劾不職邵武通判陳王謨古田知縣吳士耀知府王國冕奉旨各官駐紮可恨皆紗帽下虎狼也若不嚴懲民生何賴都革了職該接速解來京究問追駐充餉

河南兵備副使邵起遣官入賀勅命起提督豫楚直陝晉齊六省軍務兼理糧餉便宜行事

以御史湯芬為典臬分守道

十二月己卯朔

魯王怒軍於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方國安為大將軍命諸軍皆受節制馬士英阮大鍼竄入方營於朝見王不許下群臣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於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某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爾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恒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初三日辛巳唐王以林省為給事中省字小眉莆田人  
進士官吳江知縣

黃道周令故同知高飛聲攝撫州事先聲字克正長樂人  
崇貞六年舉人

廣信巡撫周定仍督副總兵姜天衢占王潯仁戰於  
連湖大捷

南昌魏元達起兵安貴東鄉之間與  
大清兵戰敗被執死之

魯王回越城以謝三賓為禮部尚書

永寧王寓書於曾亭。募兵數百，與相犄角。  
何騰蛟銳志東下，拜表出師。

初八日丙戌

大清撫鎮偵知白黨在沔西，發兵襲之。白黨遁去，清  
兵至盛澤鎮，縱肆淫掠，搃鎮聞之，集示十數人，令搜  
各舡，所掠婦女給還本家，兵士畏法，遂以所掠婦女  
沉之湖中。

唐王授吳闡禮為

科給事中，闡禮字去非，休寧人。

崇禎十六年進士，徽州臨川。禮奉父存，福建母程氏，  
不取遠行，留其兄事之。

二鄭既出關，託候餉不行。鴻逵駐仙陽鎮，慮有上書言

事者嚴禁仙霞關不許四方僞人入

上高舉人曹志明等兵起陳泰來與相結攻取上高新昌寧州殺戴國士妻子初新昌破國士出降泰來惡之至是殺其妻子遂取弟載

泰來捐貲募眾遣所部李凌虹提兵復弟載殺

大清所置縣令杜章卿乃呼其子正儀正儀易姓名遁他所而自率兵東下

劉同升卒於贛州同升已得羸疾日與士大夫謀忠孝大節同者咸奮至是嘔血數升卒

十六日甲午王發福州

王戎服登舟百官鮮集號令嚴明汨芋江之渚五日乃發

至大田驛命諸臣賡詠改驛名迎恩

南平縣民張安禮林中柱張孝直數百里躬進米豆酒漿遠迎王師王嘉納之命御營兵部分賜諸將且給典序班冠帶賜号忠良處士各賜銀牌一面以旌義舉古田縣一都水口驛民有輸助者亦以銀牌賞之



命周燝新賈親征詔四通往温台寧贛四處開讀并  
賈手敕與輔臣亥鳴俊曰自卿辭後朕切盼出關之  
信乃聞今日尚滯福寧殊可異也况卿不由衢而涉  
温廷議不然停卿甚重何逗留如此朕今親征行矣  
朕若至建寧卿必至衢州朕若出關卿必至江上不  
然公議矣私甚可畏也親征詔及諭魯王書并示於  
卿其善宣朕意餘與周燝新議之特諭  
魯王總兵唐彪與  
大清兵戰於瓶窑殺傷相當

二十六日甲辰唐王駐建寧

駕返延平不戒陷馬足帝怒縛南平知縣沈士英將  
斬之錦衣都督鄭元化力救得免遂駐蹕建寧

命黃大鵬與鄭為虹共守仙霞關

存陵諸生王道行字為公習文鼎字象耳与馬尊生  
王寵同起義兵敗道行手刃妻妾自刎死文鼎戰死  
尊生赴王寵營中壽兵  
大清兵夜擄之執王吉安慷慨請死笑以榮利不顧  
乃殺之王寵吉水人初從劉同升起兵以所部不戢

去、往來臨吉接贛間至是、亦為

大清兵所獲、寵即詭降、夜半起、殺同伴、既載其旗、

幟以行、至新淦、峽江、令見其旗幟、以為本兵也、出迎

江、辭寵、遠起、擒殺、連破二縣、遂逸去。

勅江西輔臣楊廷麟、督臣萬元吉、同臣曾之遴、陳泰

來、速備兵迎駕。

手勅輔臣蘇觀生曰、朕以卿與林楚督何騰蛟、為左右

兩臂、卿為人必無一毫矛盾、百事一德、一心、以釋朕

慮、以佐中興、西美必合、預防宵小、文攝戒之、記之。

勅諭楚督何騰蛟曰、國運中微、朕勉繼統、雲龍風虎、

舍卿其誰、今朕親征、暫駐建水、先遣輔臣蘇觀生、

奉山陵宣安兵將、與卿同心、先復江省、繼請南京、并

撥鎮劉承胤等、復江省者、封世伯、復南京者、封世公、

復北京者、封真王、具如所詔、卿其勉之、又諭云、楚粵

雲貴、近有異同、卿可以挽天、無二日之義、以全朕骨

肉之情、尤所殷望。

罰故糧道、夏尚綱、第金、以助兵餉、復命御史陸清源、

核其素行、不得一毫含隱、以廣懲貪、勸廉之風、先是

尚綱貪聲載道吏部主事王兆熊以為言而尚綱有  
燃灰之意故系助

命兵部多給獎功釋罪榜文星馳軍前宣布

唐王不許馬士英入關士英前後七疏自理有李蘧  
者士英移人與王有舊密疏言士英有治兵才與阮  
大鍼皆宜在使子之列鄭芝龍方國安又合疏薦王  
特允之詔馬士英充為事官軍前青袍視事候恢復  
後復官

黃道周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

道周駐廣信無兵無餉徒以忠義激發人心旬日之  
間有眾數萬親者告身獎語得之者榮於誥勅以是  
為功賞焉然所集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而衢撫與  
道周議論不合忌其屯兵境上遂密疏其短于祁道  
周初未之知也既而請兵不至請餉不給始知其由  
乃與趙士超議曰祁廷遣鄭兵出關七月於茲矣未  
見与敵一矢相加遺敵勢愈猖不我笑祁廷無人耶

我輩為天下倚重必先聲一舉為天下倡遂決意長  
驅將入婺源之令道周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為內  
應道周信之遂深入其中至昭當里猝遇北兵道周  
親冒矢石兵盡矢窮遂為徽州守將張天祿所擒以  
道周忠烈不忍加害且知洪承疇素性得一忠義人  
勝于得數十州郡也遂與監紀職方趙士超通判毛  
玉潔水立中書蔡春溶時賴謹非四人並械送金陵  
初道周被執於自經士超曰南京不遠死當魂傍孝  
陵乃止蔡夫人聞道周被執貽書以忠臣有國無家

勿內顧為囑

座右編云公門生是張天祿標下許弁非婺源令也  
宗室朱治生失其名南都失守即投縲為同舍生亦  
持不待死南昌破携妻子隱吳鎮之丁家山至是賦  
絕命詩痛哭自縊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道至唐王搢為戶  
部右侍郎

御史艾南英言解餉徵勞不當遽膺顯擢且言來賀  
奸黨周鏡自賊中逃回曾匿來賀揚州署中

也。按南英与钟、善有文字隙，而以为未贺罪案，非公论。

答吏部主事郑賡唐劾曰：朕独居不御酒肉，力行已久，豈为难事？若王言屡易，时势使然，朕岂得已哉！至求治过速，止为心切。覲陵尔言，系石，远谪，深心朕心嘉悦。

諭輔臣曰：朕为天下臣民之主，未能拯救苍生，心实惻然。况可令官兵肆虐小民，受害乎？闻沿途闾兵，擅掠终日，所议招抚，是何用？遂着该督抚各官，严申约束，毋得任其骄纵害民。

御史朱盛澧疏请实行训练兵卒。王曰：兵宜练，老练。

心練膽練力練氣練忠義方成勁旅不可徒放砲明  
喊如兇獸故態着申防行

諭兵部試司務蔣平階曰覽尔奏多蕪人所未蕪如  
一官五月而易數人一人數日而更三命可里而  
督撫並設巡方與中使俱差皆害政之大者至謂疑  
人復留用募兵不問餉有陸言之名而未收其用去  
鋪張而存實意相天下梳而務持重皆切要法朕所  
嘉尚

魯王賜徐石麟謚忠襄

靖江王亨嘉勢窘乃釋瞿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台陳  
邦傳共執亨嘉丁魁楚以投聞

丁魁楚遣陳邦傳及趙千駟嚴遵詔馬吉翔等討亨

嘉窘蹙復近式耜入請還換軍治式耜曰戴罪  
之臣曷可還換軍治送勅印至式耜免冠南向拜而  
受之諸靖人請速出視事檄止東師式耜不荅日數  
使往返薄暮還接治而東師已抵城下式耜陰結楊  
國威標將焦璉與邦傳等合守城者皆璉兵邦傳繼  
而入同攻靖邸式耜報戒軍士第求靖江以安人心遂

俘亨嘉及揚國威頌矣史其文等并收捕蠱惑靖江者數人其外一無株連

唐王命鄭彩出杉關以侍諄張家玉監其軍謀復江西解按州之圍

建昌南豐廣昌皆陷按臣具疏認罪且言楚督何騰蛟集兵三十萬拓地數千里已至荆岳情臣夙昔之文聯絡之義以現地現兵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騰蛟者必由建贛始達星沙若不亟出勁兵救還建贛乃通達湘楚之路使敵得襲二郡而據之則騰蛟隔在異域即有強兵壯馬廣地豐糧聲教不及何由為陛下用乎一髮千鈞所關至重幸勿以臣言

之瀆遂害天下之大事也帝遂先發御營右先鋒永  
勝伯鄭彩統大兵由杉關援應虔摠而命張家玉並  
兵科給事中監其軍諱兵部多給劄付以為家玉故  
舞人材之用不宜吝不宜濫則人視之太輕弊且  
有甚于吝也彩駐軍邵武家玉先驅抵廣信

諭請夷侯方國安曰卿威望績勞為江上諸帥之冠  
至天心奉戴忠誠無二朕尤鑒孚卿言可問之嬖朕  
豈耻說之主中外大小諸臣須同心一德乃能辦敵  
切勿妄分彼此使敵人聞之得計卿其曉示將士善旆朕意

川督王應熊疏陳西南形勢王手勅荅之曰覽卿奏  
詳陳與復次第天下形勢朕意豁然深嘉卿碩畫朕  
自慚意薄何能負荷多難但稍秉仁孝之性竊勵除  
雪之誠一誓清孝陵二誓英烈廟三誓迎聖安半載  
恨無寸功孰能整理建水天以元老留輔朕躬將以  
中興全功托卿豈但西南倚賴餉濟維艱朕必從長  
力行措置躬廷時切兵行餉乏之籌卿亦預申老師  
遷財之戒上下交警不日功成矣切望之  
大理寺卿熊化疏請恢復之策必先首定江西且歷



陳闕外隱著王荅諭曰恢復始既西自是正着但隨  
機应变以難執一定之局其錫璽書與永寧授閣羅  
宋以官職俱已行了至批荅咨度二事關切朕躬朕  
深嘉納條陳泛濫希冀得官實效罔以徒開倖竇俱  
近日弊習允當一裁汰能化老成沉靜無黨無偏  
朕亦孚鑒

歐寧知縣趙庾陳政事疏王嘉之曰趙庾此疏言兵  
言將言餉言戰守包括已盡即可為今日開疆禦侮  
之要着下部看議着實舉行毋忽

長平公主於都城未破時帝已選周顯尚主未及行而  
城陷至是公主上書

世祖章皇帝言九死臣妾跼躄高天髡緇空玉庶申罔極  
不許

詔顯復尚公主土田邸舍金錢牛車  
錫典有加主涕泣踰年病卒  
賜葬彰義門外

新城佃人以田主徵租斛大聚數千人謀縣庭知縣李  
翔潛遣義兵三百詭稱鄭彩軍殺亂民明日復斬百餘

級乱乃靖



